

“波澜不惊”的言情剧，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做对了吗？

► 10版·文艺百家

童瑶身上的标签，或许是时候撕下来了

► 11版·影视

思南公馆：穿越世纪的老洋房新生

► 12版·建筑可阅读

创作谈

有时代温度和人间烟火的上海生活画卷

——关于电视剧《心居》的对话

对话嘉宾 滕肖澜(作家、鲁迅文学奖得主、小说《心居》作者) 王雪瑛(本报记者)

改编自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滕肖澜同名小说的电视剧《心居》正在播出。该剧以“买房”为切入点，从四世同堂的上海人家，引出丰富的线索和众多的人物，衍生至社会多层面，为观众展开了具有时代温度和人间烟火的上海生活画卷。《心居》从市民的小日子，品出城市生活的大味道，从心心念念的买房，推动剧情发展，探索人性和世情变化；融入上海、婚姻维护、情感追求、职场发展、个人成长、吾心安居……引发着观众追剧时的思索。

通过作家和评论家的对话，让观众更了解作家从小说到剧本、创作家庭情感大剧《心居》的过程和观剧体验。作家对上海的深厚感情成为她的创作动力，讲述每个人都在艰难而又孜孜不倦地活着的故事中，反映出上海人的“坚韧”和“通达”。

在戏剧冲突和人物真实性中找到平衡点

王雪瑛：看到自己虚构的小说，变成具象可感的电视剧，看到自己笔下的顾家一家人活跃在屏幕上，内心是怎样的感受？“他们”是你心目中的“他们”吗？《心居》让观众看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人；折腾半辈子好不容易才回来的老上海人；为了留在这片土地而不断努力挥洒汗水的新上海人。不同的“上海人”共同酿出了今天的“上海味道”。目前上海正处于全力抗疫进行时，《心居》的热播，让我感受到了上海有力的心跳，想起了你在创作谈中的话：“上海，作为我笔下常驻的城市，对她始终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。”观看《心居》中鲜活的生活大戏，你对上海、上海人、上海的日子有着很多感慨吗？

滕肖澜：《心居》是我写的第一部剧本。新奇也忐忑。看着屏幕上熙熙攘攘的上海早晨，我确实挺激动，心怦怦直跳。之前没有看过成片，我也处在普通观众的位置，但又不是观众，毕竟内容我是知道的，这感觉很奇怪。

《心居》拍得很有生活质感，这是滕华涛导演所擅长的。开始便把一大家子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现在观众面前。一些朋友给我发消息，“挺有上海味道”，这让我很开心。我对上海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，刻画上海，刻画上海人，是我写这部作品的初衷。我希望《心居》，能让读者和观众看到上海人是怎么过日子的。上海人不会是完美的，会有那样那样的问题，会闹矛盾。过日子不可能一帆风顺，尤其是在文艺作品里，会把这些矛盾冲突放大。但我希望，矛盾都不是故意为之，而是从人物各自的角度、自然生发出来的。必须在戏剧冲突和人物真实性中找到一个平衡点。让大家觉得好看，又能感受到作品是可信的，人物是现实中可以想见的，说的是“人”话，做的是“人”事，这点很重要。人生不易，或许是看《心居》后，给人的直观印象。我更希望大家在感慨“人生不易”时，更珍惜



▲改编自滕肖澜同名小说的电视剧《心居》为观众展开了具有时代温度和人间烟火的上海生活画卷 图为《心居》书影和剧照

当下，珍惜眼前人。即使身处逆境，依然对人生抱有希望。一如我们此刻全民抗疫的城市，虽然很不容易，但总有春暖花开的时候。

王雪瑛：《心居》剧本创作与小说创作相比，有什么新鲜的创作体验？让你感到棘手的是什么，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？何时有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受？

滕肖澜：《心居》小说完成于2019年7月。剧本创作是从2019年年底开始，写了一年半。第一次写剧本，确实有挑战。网上有人调侃，原著作者是“亲娘”，编剧是“后妈”。我既是“亲娘”又是“后妈”，有时候舍不得，有时候又不得不下手。因为小说和剧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。亲娘不怕别人背后骂，自己生的孩子怎么着都行，后妈则相对谨慎，瞻前顾后。小说可以娓娓道来，比较任性随意，而剧本则要在短时间内抓住观众，考虑得会更多。

我是一个愿意尝试新事物的人，写惯了小说，也想试试剧本的创作。剧本创作过程总体还比较顺利。导演、制片和策划等整个主创团队都非常专业，效率也很高，每次稿子交过去，很快就有了反馈，给的都是很具体的意见，即便是需要修改，也不是单纯的否定，而是会帮我一起想细节和桥段，重新架构。给了我

个“新人”很多帮助。我很感激他们，尤其是滕华涛导演，他是能快速引导编剧进入状态、找到感觉的导演。万事开头难，剧本前五集的改动次数最多。前后差不多写了六七稿吧，到后面就慢慢顺畅了，改得也相对少了。

市民小日子如何“用心”出过大家伙

王雪瑛：《心居》从房子的“面子”，探入上海市民生活的“里子”，实实在在地拍出家庭生活的镜像。四世同堂的顾家老少都重视周末的家庭聚会。各家生活近况与各类消息的发布，大家庭内大事小事的商量与解决，出场的人物都有自己的“小心思”，但“家”还是有着包容和向心力的，真实地透出上海人居家过日子的苦乐兼具的味道。电视剧中这些生活色香的生活场景演绎着你对“家”、“心居”与“房子”之间关系与内涵的理解？

滕肖澜：《心居》是以房子为切入点，写形形色色的人物，反映当下上海各阶层老百姓的生存状态，以及背后折射出的价值观的变化。“居”是面子，“心”是里子。“心”放在“居”前，更多的是写人们心

灵的居所，而不仅仅是肉身上的安置。

房子是上海人绕不过去的话题。但《心居》更关注的是人性和世情的变化。书写的是当下，也包括对逝去时光的回顾和梳理，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展望。城市里的人们，不管是老上海人还是新上海人，都在艰难但又津津有味地生活着、努力着。家是小家，日子也是小日子，但只要用心，就能出过大家伙。

王雪瑛：《心居》采用双女主设定，剧集以交叉蒙太奇的手法，对比展现了姑嫂一天的生活节奏；顾清俞是上海土生土长，事业有成的女强人；冯晓琴是新上海人，是上海人家的外来媳妇，她们是80后同代人，她们的关系是小说叙述的重点，也是剧情发展的动力。从小说到电视剧的创作中，你更强化了她们之间的戏剧性张力？你认为两位演员演出了人物丰富的层次吗？

滕肖澜：《心居》讲述了两位女性的成长。剧集以“姑嫂斗法”展开，你来我往、见招拆招。眉来眼去，或明或暗。这是两位充满生命力的女性。虽然身份、境遇大相径庭，但她们的思路清晰，行动力十足，上海话叫“夹人”（厉害角色）。所以剧集开始就有点“钉头碰铁头”“火星撞地球”的感觉。随着故事展开，脉络拉长，人物自然而然会变得更立

体、更复杂。她们绝非一般意义上那种市井的“姑嫂大战”，她们的矛盾不仅是出于地域门户的偏见，更多的是两人在价值观和关注点上的不同。她们随后各自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，是“人”在自我认知和成长中必须经历的过程。

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复杂的综合体，不是非黑即白。最终姑嫂俩达成了“和解”，其实也是理解，“我不能完全原谅你，但我却慢慢懂你了。”与对方和解，也是与自己和解。这也是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相处最终能达成和谐的一个密码：保持友好的距离，“将心比心”。

姑嫂身份性格完全不同，冯晓琴比较接地气，而顾清俞十分高冷；冯晓琴可以放得很开，而顾清俞必须“端着”。两位演员在诠释角色的时候，方式风格也不同，她们都演得很好，分寸拿捏准确，把握住了角色。

狗血只需一个动作而动人是一个过程

王雪瑛：文艺作品所展示的生活情境与观众所经历的生活形成呼应，作品

里的人物就如同我们的身边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如《装台》中的顺子，《山海情》中的得宝、得福，《人世间》中的周家兄妹等，这些作品很接地气，引发观众的内心共鸣。从《城中之城》到《心居》，你钟情于叙写上海的故事，城市的日常生活，从人物在时代中的境遇，自我成长的情节形成小说丰富的社会信息与活跃的生活肌理。《心居》以“买房”直面上海人的生活，叩问现代人的心灵，电视剧开播以来，形成话题冲上热搜，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，你是如何理解“接地气”，如何锤炼写实的能力，如何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呈现时代情绪和百姓生活？要讲好现实题材故事不易，又的确是讲好中国故事的“必修课”。

滕肖澜：“接地气”在文艺作品里，其实挺难把握分寸。作品里的生活再怎么接地气，其实也与真实的生活不一样。我们现在说“现实主义”，不是照搬“现实”，而是作者经过自己的诠释，让作品中呈现的“生活”，被绝大多数受众认可，觉得这是真实可信的。如“裸妆”是化妆的最高境界，化了像没化一样，但“裸妆”和素颜朝天绝对不同。我觉得，作者笔下接地气的生活，理想状态应类似于“裸妆”，不着痕迹地，略去人人皆知的那部分，而把人与人相处的一些微妙的、真实存在却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凸显出来。

王雪瑛：《心居》呈现在变化发展的都市里，人物在追梦路上的艰辛，寻找吾心安处的过程，没有刻意营造温暖，没有美化主人公，也没有用滤镜来提纯亲情，不是以浪漫和唯美来包装人生真相，而是敢于触摸生活中的意外，人生中的遗憾，你写下的“每个人都在艰难而又孜孜不倦地活着”的故事中，是不是蕴含着上海人的“坚韧”与“通达”？有观众评价《心居》引人入胜的是“精明却不失温热的沪上烟火”，你如何理解文学的力量在于直面真实，文学的魅力又在于抚慰人心？

滕肖澜：《心居》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结局的作品。你说得很对，我确实想从这个故事里，反映出上海人的“坚韧”和“通达”。活着不易，所以必须“坚韧”，一番风雨，才能直至“通达”。

文艺作品肯定会写到苦难、矛盾、冲突，如果把作者创作时的表情画成表情包，他(她)应该是蹙着眉头，一声叹息，怀着深深的悲悯，即便是笑也是带着泪，而不是眉飞色舞、津津乐道。同时还要憋着劲，笔头松一松，紧一紧，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同。狗血与动人，有时候只是一步之遥，比如写一场动人的爱情，之前要有无数个细节的铺垫，读者或观众感受到的浪漫气息，都是作者作了无数理性的工夫和准备：含而不露，你进我退，欲说还休，百转千回……每一步都卡在那个点上。没有硬碰硬，每一句话都是恋人之间可以想见的对话，场景也是生活中的场景，看似日常和平淡，拼在一起，就是说不出的贴切。狗血可能只需要一个动作，而动人则是一个过程。作者有义务写出这个过程，哪怕再难也要写。把这世界的美和爱展现给世人，让人们始终对生活心存善念，怀有慈悲，抱有希望。

文艺辣评

国产剧为何频频陷入“热搜焦虑症”？

黄启哲

盘点近期，几部原本被看好的都市剧都出现了收视热度与口碑的“倒悬”。中年情感剧《今生有你》除荧屏情侣时隔多年再合作外少了亮点；打着“悬疑”标签聚焦女性生活困境的《江照黎明》高开低走；紧接着围绕全职育儿的《我们的婚姻》尽管集结优质演员、踩中现实“痛点”，却刚播着“及格线”；《相逢时节》更是因高密度的“狗血”情节，直接被网友吐槽为“正午阳光的失手”。究其原因，会发现这些剧似乎都陷入了收视热度KPI压力下的“热搜(网络话题)焦虑症”。

诚然，主创、平台惯于把话题当作炮制宣传热点、收视率爆点，而将其直接转化为戏剧冲突、台词进行粗暴拼贴和滥用，则过犹不及。这样一来，不仅

没能实现社会议题的深度讨论，更折损了文艺作品的美感与观赏性，徒留给观众“为爆而爆”、空洞喊话的糟糕印象。

网络有一个流行说法叫做“叠buff”。这个词从游戏术语衍生而来。“buff”即增强自身能力的“魔法”或“效果”，“叠buff”即通过叠加特技来实现对对手的伤害加成。在当下现实题材的创作语境里，“话题”似乎成为了主创眼中那个事半功倍的“buff”。相比于围绕一个主题、一个事件的不断深挖和细腻勾画，更看重汇集当下所有热点话题的拼盘式故事汇——也就是通过叠加话题的“buff”，来给观众带来持续而密集的观赏刺激，使得观众欲罢不能，并通过话题设置，进而始终能够停留在社交平台的热搜之上。

是聚焦热点话题错了吗？当然不是。紧扣热点原本是现实题材的本分。集聚力多话题元素令每个角色都更加丰满；但如果是不顾主题、不顾社会现实、不顾文艺作品美感地一味添加，那么不但每一个话题无法得到深入探讨，给的都是很具体的意见，即便是需要修改，也不是单纯的否定，而是会帮我一起想细节和桥段，重新架构。给了我

死反被污名化的“受害者”，又是诱导女儿接受不幸福婚姻的间接“加害者”。最高谱的还是女主角。其丈夫集家暴、出轨、赌博，乃至杀妻骗保等问题于一身，杀妻手段更是汇集近两年社会案件中的各种要素。“热搜焦虑症”影响下，主创似乎只顾着渲染压抑窒息的氛围，全然没有给出有力的反思与温情的关怀。

再比如《我们的婚姻》，底色倒是转化为轻喜剧，使得观剧体验轻松不少。可主创的“热搜焦虑症”则再一次阻碍了“倡导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”这一主题的传递。相比于《江照黎明》将话题作为戏剧冲突的高浓度调配，《我们的婚姻》更加偷懒，其直接将网络热点话题讨论作为台词粗暴呈

现。观众看到的，不再是生活中夫妻女人间的日常对话，而是围绕男女家庭分工的辩论拉力赛。主创自以为能够引爆舆论的“女性自强宣言”，不过是照搬热搜话题下的“高赞评论”，是众多网友智慧的结晶。置于电视剧语境下，或许能换得弹幕一句“干得漂亮”的即时爽感。可稍微仔细回味，就会发现编剧“热搜焦虑症”下的偷懒和敷衍——剧本创作沦为网络热评的拼贴展览。

“话题焦虑症”归根结底是“收视率焦虑症”，是“流量焦虑症”。这份“焦虑”并非关切社会现实的责任感与紧迫感，反而处处透露着猛戳大众“痛点”换取经济收益的投机与算计。可面对当下国产剧现实题材比例、品质大幅提升，接连出现《对手》《开端》《人世间》众

多“优等生”的这一趋势，主创与制播平台就应清醒认识到，在好剧的滋养下，国内观众审美水平逐步提升，因而对瑕疵短板更为敏感。

单凭小聪明“叠话题buff”即便短时奏效，也极度透支观众好感信任，迟早会被淘汰。要知道，深入生活、紧贴现实，绝不是趴在电脑桌前搜刮热搜话题。要知道，要实现对话题深刻体察与价值引领，绝不是靠那些抽象成戏剧符号的随性拼贴，以及角色站在道德文明制高点的发泄式宣言就能完成的。那些长不过十几字的热搜话题背后，不是流量的狂欢，其凝结着的，是万千家庭的酸甜苦辣；那些高赞热评的字里行间，不是狗血奇情，其郑重记录的，是每一个个体努力生活的鲜活印记。